

聆音詩稿

初戀

據說

他是在初戀時死的

西天一朶烏雲逼近

黑壓壓的蝗群

猛地降落

嚙啃初芽的田畦

他瘋狂地敲打

瘟疫啊

他喊道

烏雲仍簌簌地降落

嚙啃他稚嫩的心靈

他拚命地敲打

瘟疫啊

他喊道

據說

他就是這樣死的

那時他還年輕得未能免疫

聆音

蛾的裏窗櫥

映在櫥窗裏

霓虹閃耀著冷寞的隔絕

困在玻璃室中

我是疲憊的蛾

棲止在四方透明的圍城中

原諒我的掙扎

誤入圍城是個荒謬的巧合

我美麗

而不出售

山居的日子

故鄉

山居的日子裏

逐漸盼望起海的消息

鳥兒說海的啄子太長

草兒說海的色澤太藍

風兒說海的速度太疾

喔

原來山是道凝重的碧波

滾著多彩的泡沫

緩慢地搖擺著

我山居無節奏的寧靜

於是每當我屏息捕蝶時

總是驚走棲止在珊瑚叢中的一隻彩魚

一紙故國山河

端端正正地攤開著

故鄉

座落在東經與北緯某度處

凝視著一紙山川

看不出什麼紛擾

松遼仍淌著綠

蒙古仍亮著黃

黃河仍是一彎柔柔的藍色曲線

聽

黃河氾濫著死亡

淹沒了黃土的鐵鏟

天安門擁擠著憤怒

每張大字報都怒吼起來

望著一紙山川

東經與北緯標誌著鄉愁

黃河是一條受傷滴血的動脈

使故鄉迅速地蒼白衰老

一紙故國山河

端端正正地疊起

鄉愁

卻端端正正地攤開著

煙 戒

和煙離婚
是件最傷腦筋的事了

打從有分居的念頭起
煙使在我指縫間吵罵不停
於是

離婚證書上的印章
便砰然蓋在我一夜失眠的左眼

恢復單身的生活
由不得我地

仍時時沉溺在蜜月時的回憶裏

傳奇

繙經覽史
不知何處見你
端坐著一紙詭異
於是飄來些霧露
你我皆矇矓起來

無身無影
你人而我鬼
隨月光松影閃入
一豆燈焰
燃著你百年的冤屈

非道非佛
我一介白丁
怎經得一夜瘴霧血雨
洗硯熄燈
遁入夢中

夢醒處陽光
灑落成一道祥符
你於是
飄然隱成
一紙無字

蝶

分不出
是清晨的鳥啼
抑午夜的微雨
從蛹中醒來
我已非蝶

暮春三月
花季陡落
落得一地蝶翼

於是我成第二次蛹
從蛹中醒過
這一谷的花已非花
這一季的蝶已非蝶

貝殼

枕著你的一只貝殼
我一夜睡在風裏

乍醒於午夜
你的眼睫如我窗之未閉
探望你深深的黑瞳

好深的一只貝殼啊
深得可以汲出水來
如串蚌珠暗暗地垂掛

好深的一只貝殼啊
深得足夠藏身
躲避窗外刺眼的陽光

枕著你的一只貝殼
我一夜睡在風裏

林雲詩集

在他的十多篇不同題材的詩中，幾乎篇篇都有頗佳的表現。詩的情思豐富，技巧方法有多樣性；語言也有美妙之處，並能把握淡中見濃，虛中有實的某種程度的境界。足見他確有詩創作的才能，如能在語言的精確性、自然性，及結構有機發展與組合上下功夫，必有更佳表現。

羅門
蓉子

北極星

星光微微

似乎是甬道的盡頭

夜的甬道

光亮在盡頭之外

在寂寞裏摸黑時

有人獨自循著那條清冷的小徑

迤邐走向傳說中的極地

北邊的極地

踏著月色踏著雪

頭回也不回

雲楚

明晨陽光時

在流失了渡船的河邊

我悄悄拾起風箏的殘骸

躡足離去

唐朝的小女生，你在城垛上恆望什麼

我已將來時的足印抹平

陌生的河兀自地流

今夜，我不如將視線拋上

仍是童年的月船

如拉繃在湍急的江峽

回到戰前的故鄉

明晨陽光時

微風也將隱去

你是彷彿

我是清晨

清晨裏迷失的一隻小路

走著輕輕的霧

彷彿細弱的喙鳴

你是朦朧中的晨曦一縷

我是海

海邊永不止息的潮音

靜靜地聆聽

你是夜鷗，愛在浪上小憩

我是微笑，你是紅頰邊的酒渦

我微醺，而你是彷彿

海

我怯於攀上桅桿
怯於扯啓雲色的帆
怕這趟風太猛太急了
我只是望著
望著
怎麼總在髮梢
簪著如許
淺淺的小白花
偶而鷗鳥掠過
猶豫，究竟如何棲息呢？
睫影起落
像是浪來潮退

我怯於涉過漁人的談笑

暑假

然後——農閒時候了
這是裸著繭足的時候啊！
恍惚猶有期末收割時的蟬鳴
白雲上頭的活兒可正熱著呢
金黃的稻芒滿地是
陽光今夏最豐收
懶懶地，一隻臭粉蝶從繭中爬出
老爸脖子上繫著汗巾出門了
輪到媽繼續對我說：
雨季難待，今夏不再
趁著星河仍潺潺
青蔥，紅辣椒
栽種幾棵包心菜

有朋初訪

這小城，雨剛來過
桌上三兩碟
仲夏的小菜
蘸著一些愛情的談論
發酵的幽默當做酒吧！
夜已滿溢，酩酊的，各自睡去
醒來，匆匆就走
還說要再來
像是期末趕赴補考
又都忘了帶筆

怕黃昏太迅速了
我怯於涉過漁人的談笑

夕陽滴落

霧起霧沒

我只是望著

著 望 著 望

等明日我睜開

東邊紅紅的眼

另一隻失却了墨瞳

已遺忘在

夜中

門

記月夜聽詩

我輕輕拾起足音

在門外徘徊

我只想讓他的嘆息

簽個名，在我心思的肺葉上

我却微笑走出玄關

兩肩扛著他的心音

